



全心

倚佇咧月台頂頭，美麗的風景恰行出行入的生份人，予台北的街仔頭，充滿鬧熱的氣氛，月台邊每一个人的表情攏無仝，三號柱仔跤的阿祥佇咧這個環境內底，心情煞袂當來的輕鬆。

「按怎猶未無出現咧？」阿祥愈想心內愈操煩。

今仔日伊恰阿芬仔約好欲做伙離開台北的日子，兩個人相招欲去南部，揣一个無人相捌的所在，做伙過著幸福的日子，相捌已經三年矣，因為雙方父母的反對，予個兩人無法來做伙，阿芬恰阿祥對父母攏真正有孝，個兩個攏袂當來瞭解，是按怎父母對芋仔、番薯的想法一直袂當來諒解。

看到時間一分一秒來過去，阿祥的心嘛愈來愈操煩，離開厝裡的時陣，已經共批園佇桌仔頂，今仔日無論按怎一定欲來離開台北。

提出手機仔，敲著彼个上蓋熟似的號碼，聽著的猶原是電信局小姐冰冷的錄音聲，猶閣是無人接。

「敢講伊臨時來變心啊！」阿祥心愈想心肝愈凝，假使若是按呢這一切攏是命啦！

「我永遠攏欲恰你來做伙」阿芬仔的話佇咧阿祥的耳空邊閣一擺來響起。

「若準講咱會當永遠來做伙，毋知有佻好！」今仔日是完成這個向望上重要的一工，車猶閣歇佇月台頂，個約束的時間已經經過三點鐘久，伊袂來啊！阿祥失志的倚佇月台頂。若準講無伊，伊的性命嘛無啥物意義啊！提出手機仔全款無法度接通，反開園在咧行李內底的兩張批，三點四十分就是最後一班車，三點三十九分，月台的外口車慢慢阿欲進站，人生的路途親像指示燈，青紅青紅，是順利抑是警告的啟示！

駕駛看著一个烏影，欲停車已經袂赴，車身共鐵枝路中央的火星，摻著月台頂頭人客的哀叫聲，五分鐘了後救護車送走規身驅攏是血的阿祥。

「真衰！一下晡兩件，中晝的小姐人猶閣咧急救，伊的心臟猶閣咧等待有心的器官捐贈，閣拄著一个無愛惜性命的，這馬的少年仔毋知咧想啥物？」護士那急救那咧惹惹唸。

李文祥。護士佇咧伊的皮包內底揣到身份證，身份證內底有一張器官捐贈卡。

「遮爾有愛心怎會想袂開咧！」護士搖頭。

救護車真快駛入去病院的急診室，一大陣的醫生、護士無閒甲大粒汗細粒汗，十分鐘了後阿祥的性命就按呢來休去。

「伊有器官捐贈卡，看伊的心臟是毋是會當捐予中晝彼个小姐。」送伊去急診的護士雄雄想到，佇咧醫生確認了後，心臟猶閣會當用。

手術房外口，閣是紅燈佻青燈，等的人是啥人？來的是啥人？阿祥的爸母等佇手術房的外口，死的是個的心肝困，佇伊死了後，閣會當做一件善事，嘛算講是一件好代誌。

「算講伊共這位小姐嘛是有緣啦，希望伊的心臟會當予這個小姐活命的機會！」阿祥的爸仔那吐大氣那咧講。

「早若知影會按呢，就袂來反對個兩人的來往！」阿祥的母仔，目屎滴落滿胸前，手術房外口一分一秒咧過，經過十幾點鐘久，紅燈變做青燈，手術房的大門已經打開矣！

「先生！猶會用得無？」阿祥的父母問著醫生。

「好佳哉！時間拄拄仔好，若閣延遲一下就袂赴矣！」醫生按呢講。

對醫護人員的笑容內底，會當知影這擺的手術非常的成功，白布崁著阿祥的面容，伊的爸母綴佇咧後壁慢慢行向太平間，紅燈咧光，經過恢復室的時陣青燈青恂恂，拄好手術後的病床邊掛著患者的名—鄭淑芬，彼个个上蓋熟似的名。

創作理念

極短篇現代生活中的寫照，甚或是可以擁有更多想像的空間吧！

洪傳宗

